

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文旅株洲

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日报社合办

邂逅梨树洲

陈书梅

炎天暑月，万里晴空不见一丝白云，我们的车子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当导航显示车外温度41℃时才意识到，这个夏天是多么热。

这样溽暑的天气，自然要选择远离尘嚣的深山老林避暑，譬如这次的目的地——梨树洲。山庄为溪流环绕，颇有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。山庄为溪流环绕，溪畔的红豆杉枝繁叶茂，于此净土安然自得。院前屋后，鲜花盛开，举目远眺，群山逶迤，一派纯粹的自然风光。

山庄为我们准备的晚餐，设在清澈见底的山涧旁。潺潺流水，明月竹影，是最温柔的陪伴。当花椒油、薄荷、紫苏的香气，和着食物的鲜香扑鼻而来，瞬间便唤醒了沉睡的味蕾记忆。美味佳肴次第上桌：山溪里的“趴壁鱼”与放养的土鸭，鲜美至极；野生菌菇和清炒木槿花，滑嫩甘甜；柴火熏制的腊肉，蒸熟后晶莹剔透，满口留香；脆制的竹笋，清香嚼脆；还有那位以薄荷叶同烧的小土豆，粉糯中带着独特的清香，让人爱不释手。再喝一碗米汤冲兑的糯米甜酒糟，真有“三碗不过岗”的酣畅。饭后，店家还送上炎陵黄桃和冠名梨树洲的野生梨子，又从山洞里掏出个大西瓜。此刻，“七成饱”的减肥戒律被抛诸脑后，唯有美食不可辜负！

次日，我们开始畅游梨树洲的上、中、下三洲。放眼望去，一山一水，一枝一叶，无不丰盈欲滴。绿野无垠，群山连绵，仿佛怎么也望不到尽头。当地一首诗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此地神韵：“上洲下洲梨树洲，各洲美景竞风流。上洲白山水胜九洲，中洲铁杉与冰白。下洲林海藏飞瀑，绵绵青山万古秀。五洲仙境今何在，但看梨树洲。”

循着诗句的指引，我们首先探访了湖南第一高峰——雪峰山。相传炎帝神农氏曾在此采药，故又名“神农峰”。站立峰顶，云海茫茫，群山如黛。春观杜鹃，夏临山河，秋看红叶，冬赏傲骨，四季风采，皆是胜景。

从雪峰之上，还能远眺到另一番奇景——万余亩的高山草甸。它虽不似内蒙古大草原那般一望无际，却也辽阔深远，草层丰茂。置身于此，竟能在南国体验到“天苍苍，野茫茫”的北国风光。

而梨树洲最深沉的底蕴，或许藏在那片从远古走来的南方铁杉群落之中。千年的铁杉，鹤骨丰姿，高耸入云，其形态酷似迎客松，兀自挺拔于深林。我抚摸着树干上被风雨侵蚀的痕迹，那是一种历经沧桑的平静。这片铁杉群落，静默地迎来送往，看四季轮回，岁月更迭。作为游子，我只能在心中轻道一声“再见”——我愿将这初见的惊艳许为永恒，将高山水榭的壮美、白水寨的激流、深谷浅湾的幽静，连同那千年的历史云烟与亿万年的沧桑巨变，悉心打包，卷成一幅画轴，以便日后在思念之时，能缓缓展开，以慰乡愁。

期待这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梨树洲，早日让更多的外地游客知晓，以她最原始的妆容、最丰沛的资源，向世人展示其无限风光。但愿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，都能将对她的爱尽情释放，把关于她的故事，写得更加动听圆满。



光启谭氏门庭及大门

墨传家训 行证儒心

——茶乡宿儒谭泽洋与光启谭氏家庙楹联

谭金良 彭云南



株洲文脉

滴水穿石 身体力行的教化智慧

“为善贵心坚，思有令名贻父母；巡檐看水滴，务留好样付儿孙”

下柱此联，堪称儒家教化的生活美学范本。谭泽洋没有空谈道德，而是巧妙地借用“巡檐看水滴”这一乡间常见景象，生动诠释了“身教重于言教”的真谛。屋檐之水，日复一日，终能穿石；长辈之行，潜移默化，亦能塑造子孙品格。这种“于细微处见精神”的思维，与谭氏家族“耕则力穡，读则明道”的务实精神一脉相承。更值得玩味的是“为善贵心坚”的表述，“为善”本指行事处世，却以“心坚”为贵，呼应了谭氏族人“立心以诚”的处世哲学。明代茶陵诗派领袖李东阳强调“诗贵性情”，而谭泽洋在此则将“性情之诚”落实到“贻父母令名”“付儿孙好样”的具体人伦中，让道德不再是玄奥的概念，而成为可触摸的生活实践。

这“滴水穿石”般的育人理念，正是谭泽洋一生的身体力行。1903年，他因乡试中“抓阄定去留”的荒唐规则而愤然放弃科举，转而投身于乡村教育。此后十余年间，他在家乡小学执教，兢兢业业，桃李满湘东，民国时期茶陵不少后起之秀，多出其门。他不仅教书，更教做人。1927年马日事变后，青年学生、中共地下党员袁肇鸿、谭慕融被捕入狱，命悬一线，正是这位在当地一言九鼎的“惠清先生”挺身而出，将他们保释。他以自己的言行，为后辈留下了“好样”，践行了“为善贵心坚”的承诺。

心地学问 浮荣之外的坚守与修行

“光宗耀祖不在浮荣，尊所闻，行所知，只心地源头学问；启后承先无他诀窍，入则孝，出则弟，是眼前下手工夫”

家庙神龛柱上的这副长联，是谭氏家训的核心，更是谭泽洋一生的写照。联语上句，旗帜鲜明地否定了“浮荣”，将“心地源头学问”奉为圭臬。这让人不禁想起他与谭延闿这对“忘年交”的相识。1890年10月，当时年仅12岁的谭泽洋随父回乡省亲，在端溪仙庵偶遇正在练习书法的谭延闿，小小年纪的谭泽洋挥笔写下一首《端溪仙景》，令谭延闿大为叹服，从此结下40年情谊。此后，一人官至中枢，一人退守田园，但彼此间的敬重与牵挂未曾稍减。谭延闿在唯一一首写给茶陵老乡的诗《寄袁农》中，尊称这位布衣知己为“袁翁”，足见其推崇之深。谭泽洋放弃了世俗眼中的“浮荣”，却赢得了一代名臣发自内心的敬重，这正是他坚守“心地学问”的最好证明。

下联“入孝出弟”的表述看似平常，却以“是眼前下手工夫”的俚语，将儒家伦理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。“敬”指观察体悟，“手”指身体力行，这种“心手相应”的修身之道，既避免了空谈义理的玄虚，又超越了单纯功利的算计，形成“知”与“行”辩证统一的家族哲学。谭泽洋的一生，正是这样一场知行合一的修行。身处乱世，他并非不晓世事。在南京任职期间，他深感时局险恶，不愿卷入政治纷争，毅然抽身离去，游历讲学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他更是选择回到家乡端溪仙庵开私塾，以“归愚”自号，在一方净土中传道授业，直至终老。这种选择，是在纷乱乱世中守住“入孝出弟”的本心，是踏踏实实做好“下手工夫”的实践，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修行。

仁让传家 家国同构的精神枢纽

“序昭序穆，入庙可以观礼；兴

仁兴让，治国必先齐家”

虎柱上此联，则将家庙功能上升到儒家政治哲学的高度。“序昭序穆”是周代宗法制中区分等级的礼仪规范，谭泽洋将其刻于家庙，实则建筑空间秩序来固化家族伦理——当族人在祭祀中按辈分排列时，“礼”的精神便通过身体记忆渗入血脉。而“治国必先齐家”的表述，直接援引《大学》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语句，将家庙从单纯的祭祀场所，转化为培养“仁让”品格的实践基地。

谭泽洋以楹联为载体，将“忠孝”落实到家族礼仪，将“廉节”转化为“兴仁兴让”的日常实践，使家庙成为连接个体修养与天下情怀的精神枢纽。这联句也体现了他对时局的洞察——面对民国乱世，他不愿介入纷争，却在教育中传承“齐家”之道，影响后世。

专心兴业 多元生计的文化确认

中堂柱联“士农工商宜专，做此门，习此门，举目少闲人，兹乃兴隆气象”展现了谭氏超越时代的务实精神。明清时期“重农抑商”思想盛行，谭泽洋却将“士农工商”并列于家族兴盛之基，呼应着高院镇因雪水航运而成为湘东商埠的现实。谭氏家族中既有耕读入仕的谭以道，当代族人谭绍华在深圳创办科技企业，仍遵循“专做此门”的职业精神——他时常回馈家族与家乡，是对这种多元生计的文化确认和最好注脚。

下联“伯叔兄弟情各尽，始如是，终如是，毕生无争论，方为睦睦家庭”则以大白话道出家和睦的密码。所谓“睦睦”并非没有分歧，而是以“各尽始终”的包容心化解矛盾。这种将“兴隆气象”与“睦睦家庭”并置的表述，揭示了谭氏族人眼中“兴业”与“睦睦”的辩证关系。唯有家庭和和睦睦，方能专心兴业；亦唯有各业兴旺，才能维系家族长久和睦。谭泽洋虽未从商，却在游历中见识广博，其《摊饭录》记录的随性学习习惯，正体现了“少闲人”的勤勉精神。

贤睦共济 家族兴盛的密码

后栋花雨台楹联“子孙贤，族将大；兄弟睦，家之肥”以近乎格言的简练，道破家族兴盛的密码。“子孙贤”指向人才培养，从明代谭以道设家塾到当代“文勤奖”，对应谭氏后人“崇文重教”的文化传统；“兄弟睦”强调伦理维系，家族议事会有“有事共商”的原则正是“睦”的现代转化。“肥”字在此作“富足和睦”解，与《礼记》“父子笃，兄弟睦，夫妇和，家之肥也”的表述相呼应。“贤”与“睦”如车之两轮，推动家族持续发展。谭泽洋有七兄弟，五弟谭泽鸿为革命烈士，曾任茶陵县七乡苏维埃政府秘书，1932年4月被国民党杀害于茶陵县城，他虽无力营救，却以“兄弟睦”之道维系家族。这联句也寄托了他对后辈的殷切期望。

谭泽洋笔下的这组楹联，是墨写的家训，更是他以一生行证证的儒心。从“邓阜零泉”的山水情怀，到“清芬班竹”的品格追求；从“滴水穿石”的教化智慧，到“士农工商”的务实精神，他将个人的选择与家族的理想、时代的风云融为一体。如今，当我们摩挲廊柱上这些道韵的字迹时，仿佛能触摸到一位宿儒的体温，听到一个家族穿越百年的心跳，感受到茶乡文化那份根植乡土而心怀天下的精神脉动。这风骨与脉动，历经时光洗礼，依然清晰，依然滚烫，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。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往事

先农坛的灯

张毅

在湘东大地上，有一个名为醴陵的山水洲城。97年前，醴陵县城东正街一个名为先农坛的小院落里，孕育了一道闪亮的星光，划破了长夜的寂静。

1927年1月27日，正是南方小年时节。鹅毛般的大雪又紧又密，给醴陵这座小城铺上了一层厚厚的“棉被”，也让这个混沌的世界显得难得的干净。

在阳石火车站站台，几位身穿灰色布衣的青年男子正焦急地等待着。一个身着黑布长衫、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男子不时从怀里掏出一块怀表打量时间。站在他左侧的是一个身穿灰布短褂的留着八字胡的男子，拍了拍眼镜男的肩膀，“老罗，放心咯，我已经听得清清楚楚了，就是这趟邮政火车。”

两人不是别人，眼镜男正是当时中共醴陵地委书记罗学瓚，八字胡则是县农民协会委员长孙筱山。两人正在等待一位从长沙而来的重要客人。然而，两人却不知道，他们要等的人，早已先一步来到了醴陵先农坛。

醴陵先农坛，又名神农殿，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是当地用于祭祀神农、祈求风调雨顺的庙宇之一。

这天下午，一个身材高大，身着青蓝长袍的青年走进了先农坛。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。

原来，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。但是，这项运动却遭到了当时的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强烈抵制，他们纷纷在报刊上大肆污蔑和诋毁农民运动，声称这是“痞子行动”“土匪行为”。由于当时国共两党正处于第一次亲密合作时期，不仅国民党高层领导对农民运动持怀疑态度，就连共产党内部对此也莫衷一是。正是带着农民运动究竟是“糟得很”还是“好得很”的问题，毛泽东开始在湖南东部地区的农村开展了为期32天的实地考察。

在为期32天的考察中，毛泽东同志在醴陵就用了8天，占整个行程的四分之一。8天里，毛泽东先后到南一区东富寺、北二区龙凤庵、涿口等地开展实地调研，听取基层会员的报告，了解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。也正是这些一手资料，为毛泽东后来亲笔撰写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提供了大量的真实事例，为中国早期革命指明了方向。

在先农坛二楼正殿中，有一个小小的会场。会场内长条凳整齐排列，井然有序，殿内的柱子上，挂着一盏马灯。在醴陵的数个夜晚，毛泽东就是在此召集基层农运干部，听取大家的真实意见，并借着马灯微弱的光火，记录运动实情，总结运动经验，梳理运动方法，整理革命思想。

1月31日，在离开先农坛的前一天晚上，已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八，第二天就是除夕了。身为毛泽东第一师范就读时的同班同学，罗学瓚想要挽留毛泽东在先农坛过完年再去东富寺等地实地考察。毛泽东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，“时不我待啊，学瓚。我们必须尽快走访更多的地方，听取更多的意见，掌握更多事情，才能判断出农民运动的好与坏。再说了，明天就是除夕，俗话说，叫花子也有个三十夜。我们的农民运动是好是坏，究竟有没有给农民生活带来改变？还有比除夕夜去看一看老乡们的生活更真实的吗？”

孙筱山是当时醴陵地区农民运动的总负责人，便说：“既然毛委员想去看，就由我陪着走一趟吧。”停了停，孙筱山摸了摸自己的八字胡，憨笑着对毛泽东和罗学瓚问道：“两位先生都是大学者，我老孙是个粗人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？”在毛泽东与罗学瓚的鼓励的目光中，孙筱山扭捏了好久，终于开口道：“两位先生，现在革命形势并不太好。你说，我们的革命会赢吗？”

毛泽东拍了拍孙筱山的肩膀，指着屋外问道，“老孙，你看外面是什么？”

孙筱山顺着毛泽东的手指望去，深江上黑漆漆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只有呜呜的风声和流水的动静。孙筱山摇了摇头，“毛委员，乌漆墨黑的，什么也看不到。只听得风号与水响。”

毛泽东点了点头，“是的，老孙，看上去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听得到风号和水响。这深江河就是我们醴陵的老乡，那乌黑的夜就是反动派的统治。我们的老乡被反动统治者压迫着，看不到光，看不到亮，吃不饱也穿不暖。这风声和水声就是我们发出的呼喊与咆哮。”转过身，毛泽东又指着柱子上的马灯，问罗学瓚和孙筱山，“老罗，老孙，看到这盏灯没有？”

两人一齐点了点头。“不，你们没有看清，你们眨眨眼，再看看。”

两人眨了眨眼睛，又盯着马灯看起来，只觉得眼前一亮。

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，“这灯火，不是一盏变两盏了？如果你们再眨眼，两盏会变四盏，甚至更多。这灯火，就是我们的革命。我们的革命就是要打破黑暗的统治，唤醒那已经沉睡了几千年的河水，把他们引导起来，这将会是一股蓬勃的力量，冲破黑暗的笼罩。”顿了顿，毛泽东拉着罗学瓚与孙筱山来到窗前，“这盏灯看上去很微弱，但它是有强大力量的。只要我们用心，有了第一盏，就会有第二盏、第三盏……无数盏灯，总有一天，这里会变成万家灯火，照出一个崭新的世界！”



毛泽东考察醴陵农民运动时，曾在先农坛住宿五天。